

ZHONG GUO GONG TING WEN HUA CONG SHU



王光尧 王震

HUANG ZI ZHENG WEI SHU

皇子
争位



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宫廷文化丛书

中国宫廷文化丛书

167626

皇 子 争 位 术

王光尧 王 霞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092972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柯 彦

封面设计：世 良

皇子争位术

王光尧 王霞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 8420077—244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1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81001—366—1/K · 62

定价：6.80 元

前　　言

中国历代的帝王们讲究的都是“‘治’”，这也是孔老夫子及其门徒和门徒之门徒们的功绩。但是，检索二十五史，其记载最多的竟是帝王们如何英明，睿智果断地处理种种可能危及统治的谋逆、叛乱而据有和稳固皇位。如同鲁迅先生在历代文献之行间里发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人”二字一样，二十五史的字缝里也同样充斥着“夺位与再夺位”、“镇压与再镇压”的字样。它们无疑是一部部由史官手挥大笔蘸着失败者的鲜血写成的正史。

作者在归纳了历代皇子争权夺位斗争中所惯用的手法后，大致罗列其为以势夺人术、偷梁换柱术、先斩后奏术、扬长避短术、妇女路线术、借东风术、借刀杀人术、反唱“爱屋及乌”术、舆论制造术、矫饰伪贤术、以敌制敌术、釜底抽薪术、以退为进术、武装夺位术、广结朋党术、用宦术凡一十六种。以期通过这些线条剖析和透视历代宫廷斗争与皇位争夺的残酷，这才是写作本书的目的，如此而已。

作　者

1992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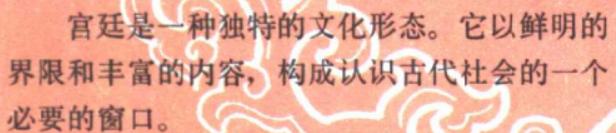
《中国宫廷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王树卿

策划 公 白

编委 王树卿 方 舟 公 白
邱 立 张 山 柯 彦
建 新 晓 兰

(以姓氏笔划为序)



宫廷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以鲜明的界限和丰富的内容，构成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必要的窗口。

——策划手记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以势夺人术	(1)
唯我独尊的嫡长身份	(2)
天赐才华的资助	(13)
统兵征讨建功立业	(27)
稳治后方显示看家本领	(44)
第二章 偷梁换柱术	(51)
借母后之口传父皇之旨	(52)
后宫妇女夺子和庶子入嫡	(59)
矫诏谋位	(70)
第三章 先斩后奏术	(78)
除掉其他竞争者，自己成唯一合法继承人	(78)
看好时机告天即位	(85)
第四章 扬长避短术	(95)
集谋士之计	(96)
弘仁孝补不足	(102)
第五章 女人路线术	(112)

祸从妻妾生	(113)
巴结皇帝宠爱的妻妾	(119)
由自己的妻妾出面	(126)
第六章 借东风术	(131)
以养子入承	(132)
父兄被杀后作为救世主入继皇位	(140)
第三节 借木搭桥	(146)
第七章 借刀杀人术	(152)
诬术杀人——厌胜	(152)
变民族矛盾为夺位的机遇	(156)
钻父皇政策的空子	(162)
第八章 反唱“爱屋及乌”术	(172)
以生母怀宠故得立	(172)
巧打皇孙牌	(181)
第九章 舆论制造术	(189)
耀才夸功	(190)
神话利己	(196)
第十章 矫饰伪贤术	(204)
遵礼仪，行仁孝	(205)
亲贤示贤	(216)
远群小不近女色	(222)
第十一章 以敌制敌术	(227)
第十二章 釜底抽薪术	(233)
谗陷竞争者	(234)
挖敌墙脚	(241)
破坏竞争者建功立业的机会	(245)

第十三章 以退为进术	(249)
缓称王以痹敌	(250)
让中得位	(253)
丢车保帅	(259)
第十四章 武装夺位术	(265)
打着红旗反红旗	(265)
发动宫廷政变——内禅得位	(272)
弑杀父兄得位	(278)
第十五章 广结朋党术	(284)
幕府智囊	(284)
交将拥兵以固外围	(292)
不违权贵勋戚	(297)
结交兄弟	(309)
第十六章 用宦术	(318)

第一章 以势夺人术

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辨证地分析出主流的作用，千百年来早已为善于玩弄计谋，而又怀有某种目的人们所吃透。他们欲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境界，在行动前往往先给自己创造出诸多便利，形成一股强大不可抵挡的攻势，如“疾水交激，至于泻石”（《孙子·势篇》）。概所谓无势造势，有势则导而利之者也。

在皇子的争位夺权斗争中，由于最终的目的是要夺得并爬上皇帝的宝座，而要达于此的道路必须求得乃父的好感与诸多外部力量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表露出自己的优势所在，给其他竞争者造成泰山压顶之势而不敢与之抗衡争夺，从而达到预谋已久的目的。

唯我独尊的嫡长身份

《春秋》云：“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大致从殷周之际已经出现，到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鲁、宋、郑、许、曹与周公盟于葵丘而形成制度，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的准绳，完完全全地赋以嫡长子继承嗣位的先天优势，并成为三千余年皇位继承的主流方式。

第一个凭借这种关系登上王位的是殷朝最后一个帝王帝辛，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殷纣王。尽管由于时已已久，无法得知他们兄弟是否有争权夺位的斗争，但《史记·殷本纪》却明白无误地写道“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对这一段记载的注解历来存有分歧，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微子启与帝辛为异母兄弟，启母贱而辛母贵为正夫人；另一说从郑玄依《吕氏春秋》认为二人同母，只是在生启时位尚卑贱而生辛时已被册立为妃，故启大而庶，纣小而嫡。不管这两种说法有何差别，其对纣因母为正妃而得嫡子位的观点则一致，也就是说都承认《史记》所说的“（帝乙）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的原因与其兄微子启不得立

的原因是在于辛为嫡子故。从史书中启得以封为微地（国）之诸侯，受子爵的待遇，并在朝中有相当的地位看，帝辛的即位虽然凭借了嫡子的地位等天然优势，但是他分封乃兄启的好处却不在少数，而启也正是看到竞争对手有不可摧毁的嫡长优势后，才在捞取诸多实惠后不再去死乞活赖地争商王的宝座，顺手牵羊中又捞了个贤让的美名。

西周初年的周公旦，以武王同母弟故在武王驾崩后辅佐年幼的成王摄政当国，一生兢兢业业，于小心谨慎中营东都，建诸侯，武力东征平定殷人贵族遗民武庚禄父与管叔、蔡叔的反周叛乱，为稳定新的西周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周公旦也因此被列为贤相第一而标榜万世。不过，如果能像鲁迅从仁义道德的字的行间里看到了歪歪扭扭，横七竖八写着的吃人一样，从历代赞颂周公的言辞中则可分辨出他欺负侄子年幼无权想取而代之的阴谋。事情之所以没有如是发展，不是他忠心仁爱的发现，而是其母弟即被封在殷人心腹之地河内的管叔、蔡叔等人的反对与不合作，“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明确起兵且檄文天下，以夺取周公旦摄取的大权而归于成王。同时，以召公奭为首的诸掌权大臣一个个也都在誓死捍卫着文武二王的父子相承递制度，终于迫使周公不得不明哲保身扶拥侄子姬诵立为成王，自己仍居于鲁国君之位而实掌天下大权，并广建诸子以强枝叶。把这些全加起来分析，周公之不王似乎并不像后世诸儒所说那样以仁让、贤心故而大加赞扬。如周公地下有知，当会为此而深愧，因为

他最明白不过历史之所以这样不是自己“不为也，实（势）不能也。”

晋国的太子申生，早已不得其父所爱，再加上庶母骊姬的层层陷害，终于在用了十几年的持久功夫后，被从嫡长子的储君宝座上拖了下来。可是此举留给晋国的是一场“晋易太子，三世不安”（《史记·李斯列传》），为天下笑和后世戒的悲剧。

秦代的公子扶苏，因胡亥、赵高、李斯诸人的阴谋，被夺走了本应由自己继承的秦二世的位置，连性命也搭在这伙人手里，读来难免让人悲叹。可是公子扶苏以长子得立的客观优势却早已深入人心并影响着普天之下臣民的活动。连二世胡亥本人在篡位前的预谋中还深深为之担忧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深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搭进自己的身家性命。公元前209年，即矫诏夺位的秦二世元年七月，被征发谪戍渔阳的闾左贫贱民由于连绵不断的大雨困在大泽乡而不能前进。其中颇有心智的陈胜、吴广考虑到造反顶多也一死；而继续往渔阳也是一死，遂置书鱼腹中，上丹书“陈胜王”三字，于祠中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还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度以失期，失期当斩”为号召，胁从八百人于大泽乡揭竿而起，高高举起了反秦的大旗。但是考虑到起师无名，只有以“闻二世不当立，当立者公子扶苏”故，于是“诈称项燕扶苏”。由此观之，扶苏的失位和胡亥

的篡夺，到扶苏被人冒名来揭竿反秦的意义或悲剧，远远超出了扶苏、胡亥兄弟个人的得失与悲喜，成了嬴氏几百年帝业和秦人整个民族、国家的灾难与悲局，深深告诫着人们去思考习惯势力的强大与影响之深远。

众所周知，酒色之徒刘邦攻入咸阳俘秦降王子婴后，因萧何苦谏封库府、不近女色故引起了项羽的主要谋士范增的猜疑，范增西望长安观其有天子气，于是引出了千载不朽的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和楚汉间长达六年的战争。其间虽起伏跌宕，互有胜负，但最终以西楚霸王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帐中泪别虞姬，尽受生离死别之恨自刎乌江而告终，刘邦也以胜利者的姿态爬上了大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并开启汉室四百年之天下。然而，做了皇帝的刘邦不但没有改去或继续隐埋以往的酒色本性，反而视天下为自己的家产，拿来质问一向看不起他而只赞誉其兄善营家产的老父亲太公“吾财孰与仲多？”并恣意挥霍，取天下民之妻女有美色者充实后宫，极尽其色酒之能事，连封建国家的根本——皇储的设立也掺上了色欲的因素。引出了戚夫人为其所生子刘如意多次哭争皇储一事。害得吕后（雉）刘盈母子睡觉也不能安稳。吕雉连刘邦上朝也躲到屏风后偷听捕捉信息，以便早出对策。此事还亏得廷臣张良、周昌、叔孙通等人多方抗争，并搬出了儒家经义“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准则，声泪俱下，备言自古达今因宠妃故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而致祸亡国远如周幽王、晋献公近如秦始皇等大量的可怕例子，尤其是为刘邦制定

礼仪而最得信任的叔孙通除进谏废嫡有违礼仪极言前代灭亡故事并以“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终说得靠马上辛辛苦苦打下天下的刘邦为刘氏江山的万年一统产生了担忧，不得不忍痛舍宠，保留了有嫡长身份的刘盈的储君位置，正统的强大势力又一次夺得了胜利。

东汉末年曹丕与曹植兄弟数人争为魏王世子的斗争，想来当极其残酷，用身历其境的曹植本人的话来说是“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燃，豆在腹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足见你死我活，我活你死的白炽化程度，给后人留下了比喻同室操戈，窝里互斗自耗的惯用语句——“煮豆燃萁、相煎何急”，被拿来形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规军于安徽茂林围歼共产党所属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路军”叶挺部，给抗日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对其最好的注解。当然曹丕、曹植争嗣时既没有外侮入侵，也不需停下窝里斗而“外御其侮”，所以后人如何引用已无关他们的事。但曹丕在斗争的最后，能战胜才华四溢七步成诗的曹植夺得魏王世子的地位，除却其攻于心计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其嫡长子（其异母兄曹昂已死）的优势，并有汉室重臣与丞相（曹操）府幕僚谋士崔琰、贾诩、毛玠、邢颙、吴质、刘桢、陈矫、刘廙、辛毗、刘晔、桓阶、陈岱等人为之美言或力争，尤其是明人不做暗事举人不避亲的尚书崔琰（崔琰侄女为植妻），对曹操欲改立曹植为嗣密访于外以察臣心的举动，公开露板回答曰“《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

(曹丕封官爵号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尚书仆射毛玠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而丞相府东曹邢颙更是说得明白“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察之”。一个个纷纷引经据典，查寻成败之例，以讽谏曹操，维护有嫡长身份的曹丕的利益。可他们并不都是想从这场政治游戏中捞取任何好处的，尤其如崔琰，其兄女为曹植妻，用今天的话说崔琰也算上曹植的二丈人，可谓沾亲带故为裙带关系，换成名利之徒是非要为曹植出死力不可了。这样多的人反对，曹操仍不死心，一日朝后茶坐，曹操特意留下太中大夫贾诩并屏退侍人，就此事相问，然诩嘿然不对，使得心智颇足的曹操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好低声下气再次垂询：“与卿言，而不答，何也？”一再相逼之后欲纵故擒的贾诩终于开口说了寥寥几言“属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抛下钓钩等鱼上钩。而果不其然，曹操沿贾诩为之铺垫的路上来了，紧问贾诩道“何思？”贾诩答道“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又抬出了因废嫡长立庶幼而亡国灭宗的袁绍、刘表二人，终使曹操明其心迹，在心照不宣的笑声中，不得不思考着为时不远的前车之鉴。就在这思考的笑声中，以史为鉴的曹操下决心维护曹丕的地位并排除可能来自曹植方面的干扰、反抗，从而收拢天下人士那一颗颗早已浸透了儒家经典精髓且跳动不已的忠心侠骨，避免像袁绍、刘表一样由废立引起的灭亡厄运。

嫡长子所有的特殊身份和优势，不仅是他们自己

深知的优势所在，连他们那些阴谋夺嫡的兄弟们也都对此深信不疑。只是权与欲的渴求，使得他们一个个像红了眼的疯狗一样狂吠着拼命向前，力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路上，侥幸夺得按道理只有其嫡长兄才配的储君宝座。当然在这个争斗的过程中，他们本人的心理一个个都极为矛盾不安：一是怕落下夺嫡谋嗣的恶名，二来也怕即便成功了也可能给后世继承者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于是便不得不慎之又慎地处理好此事。

唐高祖李渊嫡出子四人，到大唐开国后存世者仍有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幼子元吉三人。由于李渊饱读儒学，熟知经典大义，在册立皇太子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有功于国的长子建成，并时时刻刻极力维护自己的选择与决断。太子李建成不仅性格仁孝忠厚，既不忍刃杀兄弟，也能孝顺父母，同时还颇有计谋。在晋阳起兵初期，即奉父命率其弟世民西渡黄河攻城略地节节胜利，不仅鼓舞了李氏“家兵”的士气，更重要的是为唐军西进长安扫平了道路。立为世子初期，除坐镇后方，经营粮草军资外，并多次亲征深入河西平定割据政权、抗击突厥贵族的入侵，把河西走廊收入大唐版图内；并率其弟元吉亲御大军出征河北，削平窦建德的叛乱，采用孙子兵法，取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地方行施自窦建德反隋以来即有的轻徭薄赋政策，重用建德集团人士，收拢河北人心，轻而易举地把几度转脸向背的河北地区变成唐政府稳固的前沿“后方”。尽管如此，他尚能友好地对待与之抢嗣位的同母

弟秦王李世民，深得仁厚之誉。除大臣谋士支持他的储位外，后宫诸妃无不为之呼吁，这都坚定了李渊的决心。当李世民看到通过和平夺嗣无望后，便一改过去温情脉脉的表现，转而依仗秦府兵甲的优势，公然发动了可谓遗臭万世的玄武门政变，残忍地亲手射死其嫡兄太子李建成，目睹尉迟敬德手刃其母弟齐王元吉。前人对其这出“执弓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多有微辞。李世民全部歼杀建成、元吉诸子女和不忍杀掉他的建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害得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为了擦掉他满脸的鲜血和人血映红的瞳孔，只有说什么“大礼不顾小节”，武力迫使李渊立其为太子，嘱之一切军国大事，悉听其节制、处置。仅两月之后，高祖在不得已中禅位于李世民，自己只好去做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只有在后悔自己当日不能断其该断的犹豫和力求平衡中痛恨终生。可是夺了太子嗣位和皇位的李世民，却不敢掉以轻心，他深知两千年来史臣的笔墨使一件件丑事都留给后人评参。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逼迫魏征等人违例地拿出太祖、太宗实录来“御览”，并强令照其意修改，又一次为他的后人开了一个恶例，害得后世的治史者也不敢轻信唐代的正史与实录，此诚历史的憾事。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无关痛痒地重新追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为他们隆重发丧，还虚情假意选择自己的儿子过继到已成死鬼的建成、元吉名下，以承嗣祭祀这二位亡兄弟，虚伪得让世人与后人一并发呕。假